

日本政府确定新年号公布流程

4月1日上午发布,尽量回避“安久”等民间热议方案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随着日本明仁天皇退位时间节点临近,29日日本政府敲定了公布新年号的时间及流程。日本首相官邸当天举行的“年号选定手续研讨会”决定,将在4月1日11时30分左右由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式公布新年号。

不过,改年号一事近日却遭到3名律师的起诉,他们认为新天皇登基改年号违反宪法精神,要求政府不要再改年号。

使用常用汉字,笔画最多15画

日本政府29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年号选定手续研讨会”,正式敲定公布新年号的时间及具体流程:4月1日上午政府召集专家及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就新年号的备选方案征询意见;听取国会参众两院正副议长的意见;召开内阁全体会议讨论并确定新年号,通过相关政令;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将在4月1日11

时30分公布新年号。此后,安倍晋三将于正午举行记者会,发表新年号选定谈话,向国民阐述新年号的涵义等相关情况。

29日上午,安倍拜见天皇明仁进行“内奏”(汇报国事活动)。据报道,日本政府虽未公布安倍“内奏”的具体内容,但可能涉及新年号的选定流程等信息。

有消息称,此次新年号选定将选出5个备选方案供皇室及政府相关人士参考。新年号选定将从日本国学、汉学、日本史和东洋史学等方面,选出相关专家组成新年号选定工作组。新年号的选定有以下主要参考条件:要使用常用汉字;每个汉字的笔画最多15画;第一个汉字的罗马字母不能是“M(明治)、T(大正)、S(昭和)、H(平成)”;要尽量避开民间关于新年号猜想排名前几位的名字;避免使用日本人名字中比较常用的汉字;不使用与大企业名称相同的字眼等。

另据《朝日新闻》报道,对于在民间流行的年号预想中,引起热议的“安久”

等方案,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因与‘一般生活中不会使用’这条相悖,而将尽量回避”。但日本政府高官表示“即使在一般生活中被使用,但若包含正面意义,也会在综合评价中获选”。

据悉,年号在日本又被称为“元号”,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汉朝。据《日本书记》记载,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当时以“大化”作为年号。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年号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律师称改年号有违宪法精神

27日,日本长野县律师协会的山根二郎等3名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称新天皇登基改年号违反宪法精神,要求政府不要再改年号。

报道称,3名律师在控诉状中指出,每当天皇即位就要改年号,这一做法违

反了以国民主权为基本原理的日本宪法精神,破坏国民对时间连续性的认知,也侵害日本宪法第13条保障的个人尊严。

在提交诉讼之后,律师们在东京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国民生活世界之中,不需要年号。”

根据日本传统惯例,新天皇即位后将改用新年号。由于明仁天皇采取“生前退位”的做法,故日本政府预定在4月1日公布新年号,明仁将于4月30日退位,德仁将于5月1日继位,新年号将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目前,日本一直采用年号和公历纪元的方式,经常会出现年号与公历换算的问题。近来,日本国内出现了是否需要更改年号的争议。神户新闻社最近做了一项网络问卷调查,有超过半数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守护日本文化”,支持改年号;但也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还要换算成公历太麻烦了”。

(本报东京3月29日专电)

不仅拥有核武器和航母,还贡献了欧盟50%的军事力量——

英国“脱欧”将使欧洲更依赖北约

专家观点

■柯小俊

当地时间29日下午2时30分,英国议会下院以286票赞成、344票反对的结果,否决了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草案。这是特雷莎·梅“脱欧”协议第三次遭议会否决。英国和欧盟的前景和命运再次引起各方关注。通常认为,英国退出欧盟会给英欧双方在贸易、关税、劳工等方面带来直接冲击,但事实上,欧盟对英国“脱欧”后造成的防务与军事问题亦是非常担忧。

德国军事力量日渐衰落

二战后,作为现代军队诞生地的欧洲各国成为了超级大国的附庸,在冷战期间除了为超级大国提供潜在战场之外,欧洲在世界军事版图上已难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为二战战败国,当今欧盟实际领导者德国一直是经济巨人,军事“侏儒”。虽然德国的军事工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研发出了诸如“豹2”坦克等驰名世界的军工产品,但战后对德国军队的法定限制、几代人的“厌战教育”以及长期缺乏装备和训练,这决定德军不再是一支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

据德国国防军等各方消息显示,2017年德军的244辆“豹2”坦克只剩95辆可以投入使用,67架CH53“海上种马”直升机只有7架能达到执勤状态。而2017年年底德国军方更是退回了一艘排水量7000吨、由知名军工巨头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制造的F125级“巴登-符腾堡号”重型护卫舰。

根据“今日海军”网站刊文显示,德国军方破例退回已交付的军舰,原因是军方发现这些舰在取代不来梅级护卫舰的新舰不仅“体重超标”,而且在海试中还存在船身持续向右舷倾斜1.3度的问题;此外,该舰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软硬件整合也不合格,达不到使用标准。

从这一系列事实可看出,曾经欧洲第一的德军无论是从军队本身还是军工水平,都已无法符合“德国标准”。

英航母实现F-35昼夜起降

与德国不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虽然在战后成为二流军事强国,但它不仅拥有核武器,还维持了一支拥有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等战略攻击性武器的海军,因此一直都是欧洲防务领域的主要角色,并为欧洲提供战略威慑力量。

英国军队一方面在北约框架下追随美国四面出击,另一方面则深度参

与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长期为欧盟军事力量贡献了高额的军费和最高吨位的海军舰艇。

除此之外,英国在欧洲防务事务中不仅领导了有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参与的“英国远征军联合部队”以及欧盟海军反海盗护航“亚特兰大行动”,与法国组成了“英法远征军联合部队”,并在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交界处长期驻有“宣示欧洲存在”的前哨部队,在一片“鸽”声的欧洲敢于“亮剑”。

特别是自去年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率先实现了四代舰载机F-35的昼夜起降和逆向着舰降落操作后,该国的海军战力一举见开欧洲各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因此,这样一支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一旦“脱欧”,无疑将会对欧盟安全政策带来重大影响。自今年7月开始,英国将为接受欧洲理事会领导的欧盟联合作战群提供1500人的作战部队,而这一安排由于“脱欧”变得不确定。虽然去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曾表示,“脱欧”进程不会影响到英国对欧盟“无条件”的防务义务,但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的资料显示,英国驻北约及欧盟军事代表乔治·诺顿中将表示,在“脱欧”以后还为欧盟提供部队“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欧洲联军”设想难以实现

面对这个欧洲军事强国去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不满,德国与法国亦曾围绕防务与安全问题开展了多次并不被人看好的“自救”。

早在2017年底,德法就曾牵头带领欧盟23国启动欧洲防务长期组织合作机制,被称为“欧洲发展的里程碑”。而在2018年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就建立“欧洲联军”问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冲突。特朗普则直接嘲讽二战中的法国“在美军到来之前都开始学德语了”。

欧洲防务一体化乃至“欧洲联军”一直以来就因众多现实障碍难以实现。

第一个障碍就是北约的存在。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冷战后,北约都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深度介入欧洲事务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毕竟“强大”如德国,其领土上还有数万美国士兵和多个美军基地。如果在欧盟这个与北约高度重合的地区出现了另一个能与其平起平坐的独立军事联盟,那么这无异于要将美国势力赶出这一地区,这是美国不可能容忍的情况。

第二个障碍是欧盟内部的斗争问题。显而易见,德国与法国谁都不可能让对方成为未来“欧洲军队”的领导者。英

国出于数百年来“离岸平衡手”的历史惯性,以及对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情感因素,在明知自己不可能领导德法的情况下,更是多次阻挠欧洲建军的进程。除了“欧洲三强”英法德互不服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时常挑战西欧大国的权威。

此外,欧盟各国国情迥异,装备训练水平亦参差不齐。无论是由德法担当主角,还是国家不分大小在民主平等的原则下“一人一票”,其结果往往是“一人做事、十人拆台”,效率十分低下。再加之欧洲各国的崇文抑武和“柔性”价值观,很难说服民众在有了北约的前提下再花钱筹措一个军事组织。因此,一个建立在没有统一语言和统一指挥、没有足够经费、扯皮多于备战甚至根本就不想打仗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联军”实质意义有限。

事实上,随着英国“脱欧”临近,在今年1月底英国大使馆与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组织的关于“脱欧”后欧盟军事合作问题的闭门会议上,这一系列挑战就再次引起担忧。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的一篇文章表示,英国作为贡献了欧盟50%军事力量的国家,一旦彻底离开欧盟,则会大幅降低欧洲军工业的竞争力,并有可能使得北约成为最大受益者——分手后的英国和欧盟在防务上或许都会更加依赖北约的保护。(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枪击案令新西兰痛下控枪决心

分析称阻力不小,拥枪团体将阻挠总理改革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据英国《卫报》报道,新西兰史上最严重枪击案过去两周后,3月29日上午,一场名为“我们是一体”的官方悼念仪式在克赖斯特彻奇举行。两周前,这场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并引发新西兰国内对枪支管控的关注。虽然总理阿德恩第一时间传达了控枪的决心,但舆论认为,新西兰控枪阻力依然不小。

威廉王子下月访新西兰

在29日的悼念仪式上,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身穿象征着威望和荣誉的毛利斗篷,用毛利语致欢迎辞为仪式揭幕。阿德恩在致辞中重申了自己对维护穆斯林团结的支持,并再次呼吁全球应积极应对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

“世界陷入了极端主义不断更迭的恶性循环……新西兰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人们应该通过语言、行动和日常善举让这里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地方。种族主义在这里不受欢迎。”阿德恩表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包括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内的来自5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悼念仪式。英国威廉王子也将于下月访问新西兰,悼念此次枪击事件的遇难者。英国王室肯辛顿宫27日发表声明称,“王子将与遭受枪击事件影响的人会面,对最近几周新西兰人民表现出的非凡同情和团结表示敬意。”

三度试图控枪均遭失败

当新西兰举国依然沉浸在枪击案的悲伤中,总理阿德恩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出从严控枪的信心,21日,阿德恩宣布禁止出售突击步枪和半自动式步枪。一天内,约500名民众拨打热线电话,询问警方如何交出枪支。超过1000名民众借

首次全女性宇航员太空行走被迫取消

“再做一套宇航服”让美国犯难了

■本报见习记者 吴 姝

国际空间站在太空遨游的21年间,宇航员进行了200余次的太空漫步,但没有一次太空漫步是由女性独立或结伴完成的。原定於3月29日进行的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原本为万众期待,美国宇航局(NASA)26日却临阵换将——只因缺了一件合身的中号宇航服,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被迫取消。

据报道,两名女宇航员安妮·麦克莱恩和克里斯蒂娜·科克原定於3月29日在国际空间站外执行太空行走任务。但现在麦克莱恩不得不退出任务,陪伴科克的只能是另一名男宇航员尼克·黑格。

实际上,麦克莱恩和黑格在22日已完成一次太空行走,正是在执行任务期间,原本身穿大号宇航服的麦克莱恩才发现“中号”的上半身宇航服更适合她。但穿同样尺码的女宇航员科克还未执行过行走任务,於是29日太空行走的机会就留给了她。

“尽管美国宇航局已经尽力预估每位宇航员所需要的宇航服尺寸……但当她们进入轨道,为适应在微重力的环境下生活,她们的身材可能发生改变。”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言人布兰迪·迪安告诉法新社。

以麦克莱恩为例,在地面模拟训练时,她穿大号宇航服就十分合身,但22日太空行走的实践证明,大号宇航服对于她来说太笨重了。

尽管美国宇航局的决定有上述理由,但这一消息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该行业内性别问题的质疑。时至今日,美国宇航局是否依然难以捅破行业的“玻璃天花板”?

从1961年美国宇航局将第一位男宇航员送入太空,22年后萨莉·莱德才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宇航员,尽管此后又有40余位美国女性进入太空,但这一数字和300余名男性宇航员不能相提并论。

就空间站这一项目而言,自1998年国际空间站发射成功后,美国宇航员在21年间共进行过200余次太空漫步,但所

有任务都是由男性宇航员或男女搭档完成的。

对此,希拉里26日发表推文,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再做一套宇航服。”但这一方法显然没有直接替换宇航员来得简单便捷。《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宇航局发言人的报告指出,目前在空间站内,的确有两人中号宇航服,但“其中一件还没组装,不能进行太空行走。若要及时组装,在不计额外风险的情况下,将耗费宇航员数小时的时间。”

专门为太空行走设计的宇航服其实由多个部分组成:手套、头盔、靴子和上下半身的宇航服,宇航服有中号和大号两种,它们相互兼容、无男女之分,因此每个宇航员可以自由搭配。目前空间站内有大号和中号的宇航服各两套,但只有一套中号宇航服适合舱外行走。

即便在地面上,“再做一套宇航服”也并非易事。据《时代》报道,宇航服背后的核心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为宇宙飞船和空间站专门设计的宇航服总共只有18套。除去已“退休”的7套,在剩下的11套中,还有7套存放在地面,在必要时刻,可以从地面运送至空间站。

不过,储存在地面的宇航服的状况并不乐观。据2017年美国宇航局内部审核报告显示:“以目前宇航服的消耗速度,国际空间站将在2024年遭遇挑战。”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资金的问题。据《时代》报道,自2004年以来的4个总统任期内,载人太空探索的重心已多次转变——从空间站到月球,再到小行星、火星,最近又再次把注意力转移至月球,副总统彭斯26日宣布,美国将在未来五年内再次登月。但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宇航服,每当宇航局刚开始为某项任务着手设计服装的时候,又不得不因战略的转变而转移注意力。

“宇航局已经花费了近2亿美元用于三种宇航服的开发工作”,报告写道,“然而距离开发出发适太空行走的宇航服的替代品,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下一任总统再次改变战略方向,用于空间站的宇航服将更加落后。

“东方之美与东方市场,都不容错过”

(上接第一版)

一家家个性小店遍布梧桐树下,一个个设计师独立品牌开始登堂入室出没高端商场,这透露出一个信号:经过十余年的培育,本土设计力量开始拔节成熟。几乎与此同时,更多快时尚品牌、奢侈品牌进入国内,更多眼光投向全球的买手店也林立兴起……中国时装产品业态变得日益丰富,消费者的口味也更多元。

“中国时装产业最好的发展机遇已经到来。”Ontimeshow创始人顾叶丽敏锐地察觉到。她说,五年前,该展览成立初期,吸引品牌入驻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第一,Ontimeshow展会上的国际品牌已占到所有入驻品牌的70%以上。在五年之后的今天,展会上的本土设计师品牌数量已比肩国际品牌,甚至更受市场欢迎。

顾叶丽在仔细观察中这样分析,欧美的时装市场比较成熟,许多设计师在长达近30年时间里只“精耕”某一单品,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吸引特定粉丝。而中国的新一代设计师

地利:从市中心到滨江岸线,

酿就更多元时尚图景

伴随着城市更新、产业迭代,城市酿就出一幅更多元的时尚图景和板块,嗅觉敏锐的时尚界新锐们也纷纷察觉,大胆“开疆拓土”。就以Ontimeshow为例,曾经,大同坊、新天地都是其举办地,但这两年,她把大本营挪到了西岸,这段最透气的滨江岸线。

人和:国际一流展商、本土设计师全力“站台”

这两天,走进Ontimeshow的展览区域,仿佛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时装样板间”,每个品牌都将自己的秋冬新品以个性化方式展陈在观众面前。光是主场馆就聚集了超过350家品牌,特别是首次进入中国的法国最大时装商贸Tranoi。

顾叶丽说:“我们刚刚搬过来时,这里附近还都是工地,但大家能感受到一种欣欣向荣之势。”她认为,当时还在建设中的西岸,恰好与蓬勃发展的独立设计师品牌相互映衬,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相比,这里还拥有更充裕的空间可供设计师自由发挥。

很多设计师甚至将工作室挪到了这里,滨江独特的人文风貌,以及线条简洁的工业遗存,都给了设计师更丰富的想像空间,让灵感涌现。

Tranoi联合创始人CEO戴维·哈迪达告诉记者,此次主动牵手Ontimeshow“首秀”,是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慎重考虑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近年来中国时装市场的蓬勃发展,并一直在寻找机会进入这一市场。这里消费者的需求或政策环境,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陌生的,但相信经过适应、磨合,我们会发展得很好。”他特别强调,东方之美和东方市场都不容错过。

除了这些打“飞的”来的国际一流展陈展商,本土设计力量的支撑,也值得一提。“80后”设计师金奇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今年他率自己的设计品牌第一次入驻Ontimeshow。参会前,金奇洛并非埋头设计,而是花了很长时间调查研究客群。如今,他的品牌定价策略紧贴年轻消费者。他说,新一代本土消费者,对于时装品牌有着更深的理解——他们不再满足于每到一座城市都购买一样的品牌,更钟情于到买手店、快闪店探寻,挖掘出更符合自身特点、个性的品牌。放眼国际市场,也有更多海外设计师在中国品牌上寻找灵感,“作为本土设计师,如果能抓住这样的需求,就一定能赢得市场。”

有了艺术这道高光,“上海购物”未来丰富可期

(上接第一版)

这两天,捷克国宝级艺术家——慕夏经典作品回顾展在上海明珠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是慕夏家族系列收藏首次在中国集中展出,展品数超过去年9月在巴黎、卢森堡举办的同主题展。这一重量级展览缘何选择落子于商业综合体内的美术馆?策展人这样揭秘:艺术与商业、与生活充分融合,这本身与艺术家的“创作内核”相契合。无论是中国古代书画,还是近代欧洲商业,都依仗于艺术文化的兴起而勃发。艺术文化,既是商业发展的自身需要,更是现代商业建立信任联结、寻求共鸣、塑造价值内核的绝妙一招。

今年,上海将启动新一轮商业规划,“上海购物”品牌也将继续深化艺术商圈建设,在丰富购物场景和消费者体验上发力。

有了艺术这道高光,“上海购物”这块招牌,未来丰富可期、愈发鲜亮。